

大清帝国最会耍手腕的
皇帝，大清王朝最会选人用
人的帝王。

雍正皇帝

下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允禩见雍正高高在上，认为雍正故意这样做羞辱他们的，于是不但不坐，反而冷哼一声站在旁边：

“俗话说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要杀要刮随你的便，别假惺惺拿出宽仁的姿态，我宁可死也不领你的情！”

雍正被允禩的话呛得半晌说不出话来，自从允禩回京后，他没有喊自己一句皇上，更不用说下跪了，雍正都以兄长的心宽容了他。今天，雍正是诚心诚意劝慰几人，以此感化他们，如果他们能回心转意愿意为朝廷效劳，就免除治罪或轻微地惩处，谁知雍正的一片好心被允禩的几句话扫了个没趣。

雍正狠狠地瞪了允禩一眼，什么也没有说，他觉得很伤心，兄弟反目成仇比仇人还仇。

允祀见允禩不坐，他也不坐，给刚刚坐下的允禔与允禛每人一脚，骂道：

“贱骨头，到了这地步还领他什么情，士可杀不可辱，十八年后又是一条汉子，我仍要来争这皇位。”

雍正没恼，坐在旁边的允祥火了，霍地站起来，指着允祀骂道：

“你也配称‘士’，瞧你那份德行！”

“老十三，少插话！”

不等允祥说下去，雍正喝止了他，允祥马上知趣地收住了到嘴的话。

允禔哈哈一笑，“这才叫贱骨头呢！做巴儿狗舐屁股，舐到老虎爪子上了。”

“嘿，只怕还会舐到老虎嘴里呢！”允禛接着说道。

雍正打定主意，干咳一声说：

“皇阿玛临终把这份家业给了朕，朕并不想独自享有，朕

只想和众兄弟一起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把皇阿玛留下的家业看好、守好，一代代传下去。自阿玛晏驾至今，朕也做了些许日子的皇上，得出的一句话就是：为君难！当皇帝太辛苦了。”

雍正还没有说完，后面的话就被允祀的狂笑声淹没了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雍正耐着性子说了这番话不但没有打动他们的心，反而招来一阵嘲笑。

允禧、允禔也都跟着哈哈笑了起来，整个养心殿回荡着肆无忌惮的笑声。

雍正怒不可遏，一拍桌子，指着允祀用满语骂道：

“阿其那，阿其那！”

“阿其那”在满语中是“狗”或“畜牲”的意思。

允祀见雍正用最卑劣的话辱骂他，气得脸色苍白，也不顾一切地辱骂道：

“塞思黑，塞思黑！”

“塞思黑”在满语中是“笨猪”的意思。

恰在这时，张廷玉到养心殿送折子，正赶上允祀辱骂雍正，雍正无法忍受这个耻辱，随手抄起御案上的砚台向允祀砸去。允祀转身躲了过去，却打在允禧的身上，允禧跳起来拾起滚落地上的砚要打向雍正，允祥大惊，飞身扑上去把允禧揪住夺下他手中的砚台。

雍正这才明白这些弟兄根本不会信任他，劝说、宽容只能是一厢情愿，换来的只是屈辱，是对皇权的践踏。

一般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，更何况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呢？雍正向大内侍卫喝道：

“把这些丧尽天良，不知好歹的畜牲带回宗人府看管好，朕一定要严惩，严惩！”

允禔刚走到门口，雍正喝住他：

“允禔，你先留下。”

允禔转回身，瞪着雍正问道：

“皇上还要说什么，难道‘阿其那’与‘塞思黑’还不解心头之恨吗？干脆把这些称呼都写进《玉牒》，都贴在宗庙上。”

雍正自觉骂得有点过分，叹息一声，用平和的语气说：

“你就那么仇恨朕吗？你不把朕当作皇上，把朕当作亲兄弟行吗？难道兄弟之间就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谈？”

允禔用嘲弄的口气说：“你是皇上，大清国的第五代真龙天子，我等都是‘阿其那’与‘塞思黑’，不属于同一类，有什么好谈的。”

雍正刚刚平静的心又激荡起来，浑身的血仿佛沸腾一般直向上涌，他涨红了脸，喘着粗气说：

“允禔，你不要逼我，你不要逼我！”

允禔冷笑道：“你怎么舍得把‘朕’说成‘我’啦，你是皇上，应该用‘朕’才对，不然，如何显出皇权天威呢？”

雍正冲着畏缩在一旁进退两难的张廷玉吼道：

“张廷玉，你去景阳宫把《玉牒》拿来，代朕把允祀与允禔的名字删除掉，去宗人府告诉裕亲王福全，允祀改名叫阿其那，允禔改名叫塞思黑，并让他两人游市三天，边走边喊自己的名字。”

张廷玉以为雍正是气昏了头，说几句气话，只嗯了两声并没有动，雍正更火了，把张廷玉刚送来的折子抓起来撒在地上，怒斥道：

“张廷玉，你也敢抗旨不遵吗？反了，简直反了！都说朕

心狠手辣，今天看来朕太心慈手软了，杀得太少了！”

张廷玉仍弄不清雍正的心意，把皇室宗族之人从《玉牒》中除名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如果自己真的这样做了，皇上事过境迁后悔起来会把责任推到他身上的，这个责任他可担当不起。

张廷玉犹豫不决之际，雍正怒骂道：

“张廷玉，你也袒护他们，违抗朕的旨意，朕抄了你全家！”

张廷玉这才知道雍正真的要把允祀与允禔两人的名字从《玉牒》中除去，并让他们改名为阿其那与塞思黑。他哪敢怠慢，急忙上前哆哆嗦嗦说一声“喳”，便直奔景阳宫。

允禔见雍正气急败坏的样子，仿佛觉得这是一种酣畅淋漓的报复，轻蔑地笑道：

“不愧是皇上所为，真是皇阿玛的诚孝之子！你有种把我等的名字全部从《玉牒》上抹去，仅留下你一人的名字那才显示出做皇上的至高无上权力呢！承袭大位更问心无愧了，皇阿玛就你一个孝顺儿子，不把皇位传给你传给谁呢？也不必费尽心机寻找另一份遗诏了。”

此话一出，雍正的脸色惨白，他动了杀人灭口之心，怔了半晌，阴冷地喊道：

“来人，把这个毫无人伦之德的乱臣贼子给朕推出去乱棍击死！”

几名侍卫正要上前去推允禔，仁寿皇太后抢上殿来，说一声“慢”，扑倒御案前哭喊道：

“皇上——，手里手面都是肉，你两人都是额娘身上掉下的肉，看在额娘的情面饶过禔儿吧，他毕竟是你的亲兄弟，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，你饶他一命不死吧！”

雍正余怒未消，冷冷地站在御案后一声不响，也不理不睬，任凭皇太后倒在地苦苦哀求。

仁寿皇太后见雍正不发话，估计雍正正在找台阶下，只要允禩认个错皇上会放过他的。仁寿皇太后转过身向允禩哀求说：

“禩儿，你看在额娘这一把老骨头的情份上别这么犟，低个头认个错吧，他是皇上是你兄长，名份已定，君臣之礼已分，你就认命吧！胳膊拧不过大腿。”

仁寿皇太后边哭边说，但谁也不听她的。允禩硬了心肠，看也不看仁寿皇太后一看，把脖子一拧，说道：

“额娘，你不必费眼泪和口舌了，我与他势不两立，只要他不杀我，我就永远反对他，他能把皇阿玛逼死，我为何不能谋他的反夺他的位！”

雍正刚才虽然动了杀人之心，但并没有真的要杀允禩，经皇太后一哀求心也就软了下来。但现在一听这话，他软下的心突然硬了起来，暴喝道：

“给朕推下去乱棍打死，狠狠地打！”

几名侍卫拉着允禩就向外走，允禩连眉也不皱一下，哈哈一笑，朗声说道：

“弑父害兄屠弟，千古君王第一人！”

仁寿皇太后知道允禩马上就要命赴黄泉，扑通跪在雍正面前哭喊着哀求说：

“皇上，你饶了禩儿吧，他是你的亲兄弟啊——”

雍正也不忍心看着母亲如此伤心，对两旁太监说：

“快把皇太后送回慈宁宫去！”

两名太监架起太后就走，仁寿皇太后知道她一走允禩死定了，不顾一切地挣脱太监的手，大喊一声：

雍正皇帝

“皇上，额娘以死求你放过褙儿了。”

一声巨响，众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仁寿皇太后一头撞在殿前的玉柱上，顿时脑浆迸裂，气绝身亡，绛紫的血沾在雍正亲自书写的横匾上：

孝悌至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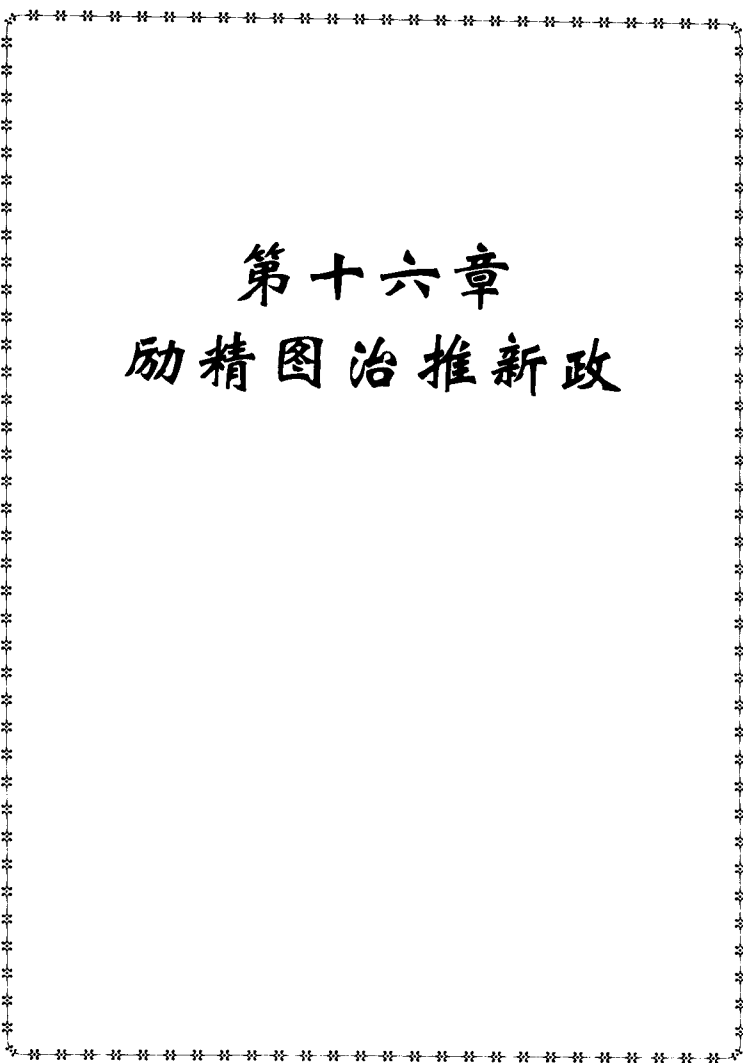
雍正被眼前的惨变吓懵了，愣了好大一会儿才醒过神来，猛地扑向仁寿皇太后的尸首，恸哭道：

“额娘——”

允禔也挣脱两名侍卫的手，扑倒在太后的尸体旁，哭嚎着：

“额娘，儿对不起您哇——”

整个养心殿哭作一团，“额娘”的呼喊声在皇宫中回荡，回荡……



第十六章

励精图治推新政

一、甘凤池与教书匠

名满天下的甘大侠与穷山沟里的教书匠奇迹般地相遇了。道相同，亦不与谋。教书匠说了一个痴人说梦般的故事，甘大侠只好跟他“拜拜”了。

柳州府辖永兴是个偏远穷苦的小县城。深秋卯时的太阳放射出万道霞光，像一件五彩的霞衣披在鸟笼似的城池上，使她显得更加小巧玲珑。

永兴四面环山。山里人起得早，这辰光四乡八村进城办事的人们已经赶了几十里的山路。城外的驿道上车马行人络绎不绝。正值太平盛世，守城门的兵士早将城门打开。赶早的人们已在城里了。

今天守城门的两个卒，一个叫钱要光，另一叫光要钱。这两小子在这小小县城也算是小有名气，可那是臭名。方圆三十里五十里的老百姓都知道他们是贪财敛钱的小鬼，只要这两小鬼守城门，谁要想不拔根毛就过去，准被找茬抓起来。瞧，这两小子又在城门口转悠开了，两双眼睛贪婪地在人流中搜寻着。不多时，两人会心地一笑。钱要光用手一指一个正要进城的年青人叫道：

“喂，站住！”

那青年虽是山民打扮，却也衣衫整齐，背着一只包裹，身

后跟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者，青年听到喊声，止步问道：

“军爷，您叫我！”

“就是你。”钱要光踱到青年人的眼前，盯着他背上的包裹一本正经地盘问道：

“干什么去？”

“家里有病人，进城请大夫。”青年人平静地答道。

青年人身后的老者这时也走到近前，陪着小心说道：

“军爷，我们真的是请大夫的。”

“嗯，”钱要光皮笑肉不笑地点点头，却道，“把包裹打开，我们要检查。”

那青年和老者极不情愿，同声说道：

“军爷，这包裹里只是些行李盘资。”

“少啰嗦，拿过来吧！”在一旁的光要钱忍耐不住，冷不防抢过包裹。

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青年气得虎目圆睁，就要上前争夺。

“山娃子，别莽撞。”老者赶紧拉住青年的手，慌忙陪笑道：

“两位军爷辛苦，小民应该有点孝敬才是，请军爷高抬贵手，还给我们包裹。”说着，贴身掏出几块散碎银子毕恭毕敬地呈上。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两小鬼一见银子，顿时眉开眼笑。光要钱赶紧扔下包裹，伸手去接银子。可手还没伸到，那银子却被另一只手劈手夺过。

“爹，为什么要给他们银子？”山娃从爹手里抢过银子不服气地嚷道。

“傻娃子，别犯倔，快给军爷。”老者叹息着劝道。

“就不给，他们这样欺负人。”山娃子将包裹紧紧抱住。

这时，城门口已聚满了看热闹的人，纷纷叫嚷着，表示对山娃子的声援。

“小伙子别怕，我们帮你。”

“他们敢欺负你，就去县衙告他。”

“县里告不倒，就去府里告，去省里，告到皇上那儿去。”

“是呀！听说皇上最恨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恶吏。还拿几个朝廷大员开刀呢。”

钱要光和光要钱眼见吃不着鱼，却惹一身腥，真是倒霉透了。但无论如何不能在众人面前栽了面子，否则以后还怎么混。光要钱一抬头看见墙城上那张不知何年何月贴上去的，只剩半截纸的通缉告示。顿时，计上心头。便手指众人故作威严地叫道：

“乱喊什么，想造反吗？我们是执行公务，缉查朝廷通缉要犯甘风池。”说着手一指那半截字迹皆无的通缉令。

钱要光绝顶聪明，立即上前揪住山娃子，得意地叫道：

“小子，我看你就像通缉要犯甘风池，跟我到衙门走一趟吧！”

众人这才想起贴在城门口，那张早已被人们淡忘的通缉令，其中有认识字的忙凑到墙根仔细辨认，却只能依稀看出个“缉”字，别的啥也看不出了。有人开始讥笑道：

“两位军爷真会找茬儿，通缉甘风池可是康熙年间的事儿，如今已经是雍正五年了。”

“是啊，蒙人也太玄了。甘风池的主子朱三太子早在康熙六十年伏法了。甘风池被通缉多年，一点消息也没有，多半是死了。”有人附和道。

山娃听见众人帮腔，胆气壮了，猛然用力想挣脱钱要光，却被钱要光死死揪住。钱要光却向众人大声恫吓道：

“你们晓得啥！如今虽是雍正朝，可还是大清的天下，甘凤池还是朝廷通缉的要犯，通缉令没有撤销。你们还不知道，在大地方通缉得很紧，不像咱们这偏远的小地方，天大的事也像没人知晓似的。”

看热闹的人听钱要光说得正儿八经的，没人再敢多嘴。钱要光乘机一推山娃子喝道：

“走吧，小子。”

“军爷且慢。”山娃子的爹慌忙拦住钱要光陪着笑脸道，“凡事好商量，军爷是奔前（钱）程的，小民明白，一定加倍孝敬。”

“可你儿子不开窍啊。”钱要光不快地说。

老头走到儿子跟前，低声劝说道：

“倔娃子，咱就认了吧，要不，把你带到县衙。”

“去就去，我还要去县衙告他们呢。”山娃子硬着脖子说道。

老头气得揍了儿子一拳泣道：

“倔娃子，咱到城里是干啥来的，你娘躺在家里，病成那样子，正等着大夫去救命呢。你就是去县衙告倒了他们，那要到什么时候，咱们还请大夫不请。”

“娘！”山娃子难过地叫道，“好吧，我听您的。”

老头从儿子手里取过银子，又从包裹里拿出些许散碎银子，凑在一起，恭恭敬敬地送到两兵卒的跟前。

得了银子，钱要光和光要钱喜出望外，当即放了“甘凤池”。

第十六章 励精图治推新政

围观的人们见事情完结，渐渐地散开了，钱要光和光要钱今日“赚”得大钱，便不再理会进出城的人们，便面对面蹲在城门洞里吹起牛来。

突然光要钱闭上呱呱冲牛的嘴，两眼直直地盯着城门外。钱要光不知所以，忙顺他的目光一看，只见城外一前一后走来一个年青的姑娘和一个中年和尚。两人显然不是一道的，因为前后相距十几步远。那姑娘走在前头，一张脸长得端庄秀丽，身上虽是布衣衩裙，却也整齐合身，显得体态丰盈。显然，光要钱的目光是被这女子吸引住了。

“喂，要钱兄，别想歪了。”钱要光大声叫道。

光要钱嘻嘻一笑道：“老弟，咱平日里只是为了弄壶酒钱，今儿个也该开个洋荤吧。”说着用手一指那位就要进城的女子。

钱要光胆儿有点小，不放心地说，“算了吧！别弄得人家到处告咱。虽说县老爷偏向咱，也不太好把！”

“放心吧！老弟，我只想浑水摸摸鱼儿，谅她也无法去告。”光要钱信心十足地说着。随即两人起身，迎着那女子走去。

那女子已走进城门口，正要进城，忽见两名清兵迎面走来，慌忙一侧身想走过去，光要钱早已伸出手臂横在女子胸前。

“小姐，且慢。”

“你……你们要干什么？”女子这时已经认出他们是经常在城门口讹诈百姓的兵痞。吓得哆哆嗦嗦地说，“军爷，我……我身上没有值钱的东西。”

光要钱故作轻松地一笑道：

“小姐别怕，我们不是剪径的强盗，我们是官兵，接上峰

指令，在此缉查朝廷通缉钦犯甘凤池。对不起，例行公事，对小姐也要搜查。”

那女子听他并无讹诈之意，约略放宽心，平静地说道：

“两位军爷，俺家就住在这城东门外二里庄，天天要进出城里，街坊都认得俺。哪里是什么朝廷钦犯。再说，俺空身一人，搜啥呀！”

“不行，”光要钱存心想占人家便宜，故意正儿八经地说，“虽说你不是钦犯，可谁担保你不会为钦犯通风送信。”

“俺为谁通风送信……”女子胀红了脸辩解道。

光要钱乘机奸笑道：“除非你让我们搜身，否则，你就是钦犯同党，……”说着，开始对女子动手动脚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女子有口莫辩，羞愤难当。

站在旁边的钱要光见女子不敢反抗，胆子也壮了，急忙上前帮光要钱抓住女子的双手。光要钱腾出另一只手，淫笑着向女子乳房摸去。

“住手！”

突然一声喝斥，像平空打了个炸雷一样，震得两个兵痞耳膜嗡嗡直响，吓得他俩一哆嗦，放开双手。那女子乘机哭着跑开了。

钱要光和光要钱这才看清刚才喊叫的是个和尚，就是那女子后面的那个和尚，此时已站在面前怒目而视，那和尚看去四十来岁，生得体格高大威武。一对剑眉下，双眸有神，似能洞察人的五藏六腑，甚至像钱要光、光要钱这样经见些世面的兵混混也在他的目光下不寒而栗。可这俩小子还要硬撑住脸面，便不约而同拔刀在手，光要钱怒声骂道：

“哪里来的秃驴，竟敢妨碍军爷执行公务。”

“执行公务？”和尚不屑一顾地讥笑道，“贫僧看你们是存心调戏民女。”可能是看到那女子已经脱险。和尚也不愿多生事，不再理睬这两个小鬼，抬步就走。

“难道就让这秃驴走了。”钱要光不甘心地看着光要钱。

“秃驴休走。”光要钱当然更不甘心，早已一阵飞跑拦住和尚的去路。钱要光也随后跟上。

“二位有何贵干？”和尚不慌不忙地问道。

“好秃驴，你骗谁也骗不过我们哥儿俩。”光要钱脑筋转得快，怕和尚再提起他们调戏妇女的事，便故意诈道，“你就是朝廷要犯甘凤池，别以为装成和尚，我们就不认识。”

“对，我们早就认得甘凤池。当年在山东擒拿朱三太子时，我们和甘凤池交过手呢。”钱要光也添油加醋地瞎蒙。其实，这两小子长这么大也没走出过柳州府，哪里见过甘凤池这样成名的江湖侠士。

那和尚听到他们提到甘凤池，脸上闪过一丝惊异之色，随即恢复了镇定。后来听到他们说得天花乱坠，到底也闹不清他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甘凤池。最后决定还是以少生事为妙。

钱要光和光要钱见和尚一声不吱，以为他害怕了，便双刀一指，同时说道：

“秃驴，跟我们去县衙吧！”

和尚毫不理会，抬步就走。

“秃驴，哪里去！”钱要光、光要钱哪里肯放，撒开双脚就追。可奇怪的是，那和尚不慌不忙地在前面走，钱要光、光要钱在后面拼命地追，却总也追不上。他们不知道，和尚怕引人注意，尚未使用轻功。如果稍用轻功，瞬间便没了踪影。

和尚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走着。转瞬便走过几条大街，仍然